

湖南郴州“血铅超标”事件调查

3月23日清晨,湖南省郴州市儿童医院,为孩子们化验血铅的人群熙熙攘攘,他们抱着目光天真无邪的孩子,自己却神情焦虑而忧伤。

被誉为“中国有色金属之乡”的湖南省郴州市,矿产丰富,坐拥价值连城的“金山银山”,却因一场突如其来大规模“血铅超标”事件,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被铅元素污染的血

每当看到孩子雷致宇捂着肚子喊疼,父亲雷昌武的心情便会特别难受。2009年下半年以来,他带着孩子多次求医,却查不出腹痛的真正原因,直到有一个医生善意地提醒他:“你们村子附近有炼铅厂吗? 如果有,你给小孩去化验一下血铅。”

雷昌武恍然大悟。他的家在湖南省郴州市桂阳县浩塘乡云山村。全村人都生活在一个废铅回收厂的废气烟雾笼罩之下。血铅化验结果显示,雷致宇的血铅含量达到196毫克/升,他很快被诊断为“高铅血症”。由于伴有间断性腹痛的症状,雷致宇立刻被送

进郴州市中医院住院治疗。

如同被打开的潘多拉魔盒,铅元素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为桂阳县浩塘乡村民们的梦魇。孩子们纷纷被检查出“高铅血症”和“血铅中毒”。年仅2岁的女孩雷占,血铅含量高达474毫克/升,属于重度“血铅中毒”。

针对社会上封锁血铅超标人数的传言,郴州市卫生局疾控科科长李尧岗回应:“所有数据都是公开透明的,我们绝不会隐瞒血铅超标患者的具体人数。”根据郴州市卫生局统计,从3月17日至22日,郴州市两家血铅定点检测单位——市疾控中心 and 市儿童医院一共接待了285人检测,其中血铅超标的为152人,血铅中毒的为45人,且中毒者均为14周岁以下儿童,绝大多数来自桂阳县浩塘乡。

李尧岗表示,所有患儿都会得到妥善治疗,针对在郴州市中医院接受住院治疗的儿童,郴州市卫生局组建了一支16人的专家组,负责对血铅异常儿童的会诊和抢救,对临床治疗进行技术指导和咨询。

郴州市环保部门查明,两地污染源分别来自3家未通过环评审

新华社记者 明星 周勉

批的非法冶炼企业:桂阳县浩塘乡元山废铅回收厂、嘉禾县腾达金属回收有限公司和嘉禾县金珠金属有限公司。

十道“环保令牌”为何关不了非法冶炼企业

严重影响人民群众身心健康的非法冶炼企业为何长期关不停,背后有没有黑恶势力或者官商勾结?“血铅超标”事件发生后,社会各界对此十分关注。

“目前,尚未查明有公务人员投资入股。”嘉禾县政府如此回应。然而,对于嘉禾县腾达金属回收有限公司和嘉禾县金珠金属有限公司这两家冶炼企业的环境监察情况,记者在郴州市环保局提供的一份工作材料上看到,从建厂到生产,环保部门一直在干预,并先后10次下发相关文件和处罚决定,责令停止生产,但是直到2009年9月,当地爆发“血铅超标”事件后,郴州市环保局第11次出手,致函嘉禾县政府,才依法彻底关闭了这两家粗铅冶炼企业。

记者从郴州市环保局10次环境监察的记录中看到,这既有省委书记要求严查的交办件,亦有郴州市长的督办卡,而这两家非法企业却“屡产屡关,屡关屡产”,在广发乡党委、政府的眼皮子底下死灰复燃,除了当地政府不作为,供电部门明目张胆给予供电之外,郴州市环保局监察支队队长肖海波坦承,相关法规赋予环保部门的刚性手段不多,以至于强制执行不力,也导致执法效果打了折扣。

嘉禾县环保局的数据显示,2009年该县未经环评的企业达309家。在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转

移的大背景下,一批从周边省市淘汰的企业来到嘉禾,不作环评就上马生产。

问责、治污之后,政府该如何作为

嘉禾县、桂阳县部分群众“血铅超标”的残酷现实,促使郴州市痛定思痛,连日来掀起一股问责和治污风暴。目前,嘉禾县已有5名因造成儿童血铅超标的相关责任人被问责。其中,嘉禾县广发乡原党委书记王宏、乡长王光金、常务副乡长兼武装部长李红阳被免职,县电力行政执法大队副大队长张仁主和广发供电所所长李宜福被撤职。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血铅超标”事件曝光后,嘉禾县全县整治到位的有110家,其中3家非法粗铅冶炼、8家小造纸厂、7家小炼油等企业已全部关闭。3月22日下午,记者在嘉禾县腾达金属回收有限公司、嘉禾县金珠金属有限公司看到,用于生产的锅炉、车间、供电设施已经被彻底拆除,空荡荡的工厂里,只剩下一排破败的职工宿舍,但早已人去楼空。

隐藏在大山里的桂阳县浩塘乡元山废铅回收厂,冶炼用的锅炉和器具被炸毁,厂房被铲平,一堆堆黑色矿渣堆放在被炸毁的废墟中,等待进一步转运处置。

“血铅超标”事件的发生,固然有企业环保意识不够、投入不足、设施不完善的原因,也反映出引进企业时审查不严、生产过程中监管不力的问题。前往医院探视中毒住院村民的桂阳县县长袁卫祥表示,企业污染导致村民中毒,政府肯定有责任。

桂阳县副县长蒋利民在接受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采访时表

示,这起事件政府应该承担以下责任:一、首先妥善解决好血铅中毒人员的治疗;二、事故发生后,与上级环保、卫生部门调查造成血铅超标的具体原因,划分责任;三、整顿桂阳县小冶炼和矿山等各类排污企业,严格环评工作,加强环境保护;四、这几家非法排污企业存在这么几年,生产期间监管不力,相关责任人要严肃问责。

对于外界关注的“有没有官商勾结,领导有没有批条子”的问题,蒋利民表示,桂阳县将会组织纪检监察部门,对其中是否有官员从中得利或者其他腐败行为进行深入调查,并欢迎群众举报,一旦查实,将按照党纪国法进行处理。

嘉禾县委书记陈荣伟也表示,将加快对相关人员的调查进度,尽快依法处理到位。对治污整治行动中发 现保护非法排污企业的“地头蛇”和“保护伞”,由政法部门依法坚决予以铲除,对整治行动不力的乡镇和职能部门责任人,将先行先免职再问责。

郴州市地下埋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拥有70多种矿产,钨、钼、钼、微晶石墨的储量居全国之首,铅、锌储量分别居全国第三位、第四位。在有色金属产业给郴州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结伴而生的还有严重的环境污染。郴州市在“血铅超标”事件发生后,下一步该如何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 郴州市经委副主任李被生认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优势就是经济优势。郴州不能再走靠山吃山的老路子了。”

显然,资源型城市如何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走出“血铅”困局已成为摆在郴州人面前的一道紧迫的课题。(新华社郴州3月23日电)



连日来,西藏各地举行各种活动,迎接第二个“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2009年1月19日,西藏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将3月28日定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图为今年3月24日,西藏拉萨第一小学学生在演唱歌曲。

声名显赫的秦始皇陵,自古至今都是目光汇集的焦点。近日,一则“秦陵早在宋代就已被盗”的消息再次引起热议。秦陵地宫是宋代重修? 里面的金银宝物全是假的? 围绕“盗与未盗”,专家们纷纷发表不同意见。

秦陵地宫是宋代重修?

现今考古学者的研究表明,秦始皇陵地宫没有被“攻破”的迹象。不过,近日有学者在网络博客中撰文称,秦陵早在宋代就被盗过。该博文出现后,引发了不少媒体关注。

《世界新闻报·鉴赏中国》周刊记者通过搜索,找到了名为《秦始皇陵地宫早已被盗掘揭秘》以及《唐太宗陵墓的被盗与再葬——再论说秦始皇陵之被盗》的博文。

在文章中,作者写道:“我不得不告诉大家一个令人震惊,并且令人失望的事实:秦始皇陵地宫,早在1000年之前,就已经被人盗掘! 现今的地宫,是宋朝初年再葬时重修的,地宫里秦始皇的棺槨是宋朝重新制造的,里边所用的金宝,全是假的!”

作者的依据是清人徐松从《永乐大典》所辑出的《宋会要辑稿》中的相关记载。该史料显示,截至宋初,在五代或唐朝末年,历代帝王陵寝,包括秦始皇陵在内,有28座已被“开发”,即被盗掘,而

“秦皇陵被盗说”引发争议

谭 丽

且破坏相当严重,以至于迫使新开国的大宋朝廷不得不出巨资再葬。此次再葬除重置棺槨、放置衣冠外,陵上皆修庙宇,添植树木,且置守陵户。

作者认为,此次再葬距今已有1000多年。此前,秦始皇陵考古队斥巨资,利用遥感技术所探得的秦陵地宫已是宋朝重修过的,非秦代原来修建。

在其博客网页上,记者看到作者李宝柱的个人简介: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1985年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研究生毕业,历史学硕士,全国第一个被免试录取的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遗憾的是,记者经过多方努力,未能联系到作者本人。

没有被盗可能性大

“秦陵地宫被盗、宋代重修”的观点,如一石激浪,在学界引发了不同看法。

从现有的考古文献及研究中,并没有证据说秦陵是否被盗,只有挖开以后才知道。”陕西省考

古研究所研究员、原秦始皇陵考古队队长段清波接受《世界新闻报·鉴赏中国》周刊记者采访时说,“地宫在没有挖开前,说盗与被盗都没有意义。”对于“秦陵是宋代重新埋的,里面的随葬品都是宋代重新放入的”观点,段清波并不赞同。他认为,仅从文献史料记载就断定秦陵被盗的做法是非常不严谨的。

记者了解到,为探测秦始皇陵地宫,秦陵考古队曾动用遥感和物探的方法进行探测。钻探资料显示,地宫位于封土堆顶台及其周围以下,秦始皇陵地宫四周均有4米厚的宫墙,宫墙还用砖包砌起来。考古队找到了若干个通往地宫的甬道,发现甬道中的五花土没有人有扰动破坏的迹象。在地宫周围发现有两个直径1米、深度不到9米的盗洞,但这两个盗洞均远离地宫,尚未进入秦始皇陵地宫之内。

原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考古队队长刘占成在接受《世界新闻报·鉴赏中国》周刊记者采访时介

百家横议

是什么催生了

“记者村”的怪胎

孙 仲

据媒体报道,“当记者”,在山西忻州已渐渐成为城乡无业青年的一种“职业”。这里已经出现了忻府区合索、曹张乡的令狐庄和原平市的神山村等当地闻名的“记者村”。这些“记者”的目的只有一个——利用煤矿诈钱。

这则消息真令人大跌眼镜,但又令人深思。

这些假记者为何能得以生存,笔者认为有以下几方面情况不容忽视:

其一,煤矿问题较多,隐患重重,怕媒体曝光。近年来,一些地方虽采取措施加强煤矿安全监管,但囿于利益纠结等原因,安全生产等方面的问题依旧存在。这些隐患不仅给煤矿安全生产构成威胁,也给许多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并从中获取“车马费”“封口费”。

其二,政府部门对媒体监督认识有偏差。一些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形象考虑,往往对负面报道采取“谁的问题谁消化”原则,

使得一些煤矿不得不花钱买平安。长此以往,煤矿老板变得不怎么样政府部门监管,而怕记者前往监督——甚至连记者监督也不怕,就怕记者较真,不收取他们的“车马费”,直接把有关问题曝光。

其三,记者队伍良莠不齐,让一些煤矿老板对真假记者难以辨认。“铁肩担道义”是记者的神圣使命,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一些记者为了谋求蝇头小利,而不惜抛弃应有的职业道德。在采访发现问题,不是想怎样行使媒体监督权,向社会反映真实情况,而是私下里接受煤矿老板的恩惠,悄悄交易。这就给许多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混入记者队伍敲詐行骗。

不管是缘于哪一种情况,“记者村”的出现都是一件无比尴尬的事。目前最要紧的是,当地有关方面如何对待“记者村”,切实查处,还是得过且过? 我们拭目以待。(据新华网)

国图录用应届毕业生首次考作文

本报讯 (记者黄小驹)记者近日从国家图书馆了解到,国家图书馆2010年应届高校毕业生录用工作正有序开展。今年,国家图书馆的笔试题目在原有的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和知识测试的基础上,增加了作文题,以全面考察应聘者的人文素养、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和书写水平。

今年,共有19067名应届高校毕业生通过国家图书馆简历系统应聘注册,比2009年增长了15.4%,应聘和录用比超过200:1,为历年最高。应聘者中,博士研究生1418人,占总人数的7.4%;硕士研究生15123人,占总人数的79.3%。应聘学生专业涵盖了信息管理(图书情报)、计算机科学技术、外语、中文、历史、经济、法律以及其他相关专业等。

国家图书馆有关负责人表示,作为国家图书馆的员工,必须具备扎实的传统文化知识和较好的语言文字能力,掌握中华文化发展的历史,认识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性,才能成为自觉的文化传承者。

“阿拉伯国家联盟65周年纪念日”活动举行

本报讯 (记者马震)由阿拉伯国家联盟驻华代表处、GBD公共外交文化交流中心、北京桥艺术中心和阿拉伯信息中心共同举办的“阿盟之夜——阿拉伯国家联盟65周年纪念日”活动日前在北京朝阳区桥艺术中心举行。来自阿拉伯国家和中国的数百位嘉宾出席。

据阿拉伯国家联盟驻华代表处主任哈桑介绍,阿拉伯国家联盟

成立于1945年,其宗旨是加强各成员国之间的协作,共同维护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广泛开展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合作。该联盟现有成员国22个,总部设在开罗。目前,阿拉伯各国重视发展旅游业,纷纷加大力度宣传旅游资源,吸引世界各地游客前往旅游观光。此次活动将为促进阿中人民之间的交流和友谊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安徽省乡镇综合文化站站长集中“充电”

本报讯 (驻安徽记者李玮)3月22日至26日,安徽省乡镇综合文化站站长培训班在合肥举办,全省425个已建成乡镇综合文化站的站长,围绕乡镇文化活动的组织开展、文化信息共享工程乡镇服务点建设与管理、农村文化市场监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内容,分两期进行集中“充电”。

这是近年来安徽省规模最大

淮安市文广新局引入ISO9001管理体系

本报讯 (驻江苏记者王玮)3月22日,江苏省淮安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升级经过专家论证,标志着在江苏省文化广电新闻出版行政管理系统率先实施的淮安市文广新局ISO9001国际标准质量管理体系有望得到进一步完善和提升。淮安市文广新局局长郑泽云表示,该管理体系将成为文广新局管理服务操作、指导、督查手册。

为了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

《梅斋鸟虫珣印》出版

本报讯 近日,由华艺出版社出版的篆刻家曹心源的篆刻作品集《梅斋鸟虫珣印》在京出版。书中收录的200余方鸟虫篆印,全面展示了作者潜心研习中国传统篆刻艺术,特别是探索实践鸟虫篆刻艺术创作的丰硕

的一次基层文化队伍培训。安徽省文化厅有关负责人以及文化专家、学者授课。参加培训的文化站站长纷纷表示,课程设置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切合基层实际,指导性、针对性强,收获很大。

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工程是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

要支撑,截至2009年年底,安徽省已建成425个乡镇综合文化站。

理清文广新局工作职能,2009年3月,淮安市文广新局率先启动了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贯标工作。经过宣传发动、专题调研、编写文件、审核论证和整改落实等环节,于2009年11月顺利通过了北京世标认证中心专家评审组的审核认证。在贯标组织实施过程中,淮安市文广新局注重强化组织领导,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题培训,深入调查研究,找准贯标工作的关键环节,认真编写文件,构建具有文广新特色的质量管理体系。

曹心源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倾心研究鸟虫篆刻30余载。他的鸟虫篆印,或富丽精工,或清新灵秀,或栩栩如生,具有一种别样的艺术情趣。(杜长风)

(据《世界新闻报》)